

卷

柳青文集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## 内 容 说 明

著名作家杨沫自幼就有记日记的习惯。随着岁月的流逝,早期的日记已荡然无存。珍藏下来的起始于1945年。

在此《杨沫文集》第6卷里,收集的是作者自1945年至1965年的日记。

这些日记,透过作者本人学艺、做人、励志的记叙,既绘出了时代历史的真实画幅,也生动地记录了作者从一个女学生成长为革命战士、作家的艰苦历程。应该说,它也是一部生动的作家传记。

日记的价值在于真实。在这部吐露真言的日记中,作者的愁苦、欢乐、理想、爱情、失败、成功、荣誉……以及作者憨直、纯真的独特个性在字里行间闪烁,十分感人。



杨洁

日记摘抄 1946年大同前段

一日，我随边区慰问伤员的慰问团一行九人，从张家口出发奔向大同前线。天下着雨，下午五时到车站时，衣服全淋湿了。出发前，为了孩子们的遗孀，我已上街去淋湿了一次。

于力是团长，另外还有张家口市的几个参议员，另有军区政治部民运科长王哲，为联合的代表有胡和达鞍山。整一一夜，我们都是坐在铁皮包车上过的。天亮后到阳高，再坐大车到大白登。这里有伤员四百多，大多是重伤员，我们分成三个小组到各个伤员床前慰问时，有的伤重早已昏迷过去，有的仰头深情地注视我们。他们说：“只要你们的来，不拿东西我们也不哭。”有些年轻小伙子虽然伤重但爬不过来，

作者手迹



1968 年秋和季羨林(左 2)、曲波(左 1)、叶君健(左 3)一同访问苏联。



1974年在香山与作家浩然、诗人李学鳌合影。



1983年在西安与第四军医大学同学座谈。



1988年燕山石化公司东炼中学同学来访。

我是小草，我是石子，  
任它风吹雨打，  
任它电闪雷鸣——  
我悄悄生长在岩隙；  
我默默仰望星辰。……

——作者

## 目 录

前言	( 1 )
日记 (一九四五年)	( 1 )
日记 (一九四六年)	( 13 )
日记 (一九四七年)	( 40 )
日记 (一九四八年)	( 63 )
日记 (一九四九年)	( 74 )
日记 (一九五〇年)	( 97 )
日记 (一九五一年)	(120)
日记 (一九五二年)	(173)
日记 (一九五三年)	(193)
日记 (一九五四年)	(205)
日记 (一九五五年)	(217)
日记 (一九五六年)	(242)
日记 (一九五七年)	(276)
日记 (一九五八年)	(322)
日记 (一九五九年)	(349)
日记 (一九六〇年)	(362)
日记 (一九六一年)	(378)
日记 (一九六二年)	(440)

日记（一九六三年） .....	（495）
日记（一九六四年） .....	（524）
日记（一九六五年） .....	（540）

## 前 言

美丽的日月星辰，闪烁在无垠的天宇上。那上面有数不清的明明灭灭的繁星，而我自己则好像是这无数繁星中的一颗石子样的小星，它在群星眩目的光照中，几乎没有任何光泽。我曾经怯懦地、默默地躲在群星的后面，无声无息、无影无形。从来没有想到，有一天我这颗殒石似的小星，也会发出星点点点的光和热……

宇宙浩浩茫茫、无际无涯。一个个星球的距离，大得常要以亿万光年计，使人的思维无法想象。但它永远不会停滞不动，它是运动不息的。人类的社会也如此——它不断地变化，不断地前进。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，突起了蓬勃的共产主义运动。这运动的发展，使我这颗不发光的小星星，在革命战争烈火的锻炼中，竟也变成了燎原星火中的一点火星，它被燃烧得发出炽热；从此我的生命在暗淡中闪现了微弱的光亮——这当中既有睿智和聪慧，也有糊涂与愚昧。

生命不是飘忽不定和不可捉摸的。我已经实实在在地在地球上生活了近八十个年头。

我的日记是我的历史的见证。它证实了在地球上，在人类中，在中国的大地上有一个人曾经快乐地生活过；也曾苦恼地生活过；曾经压抑着痛苦、悲伤，软弱无力地生活过；也曾满

不豪情、冲破重重艰险、勇往直前地生活过——虽然，它不能概括我的全部经历，也不能反映我全部的思想、感情。它有的掠而过；有的根本没有记下；有的记下了，又被魔劫毁灭掉。现在存下的只是我生活中粗略的轮廓和片断的、星星点点的思想、感情的火花。总之，它是残缺不全地、或明或暗地反映着我的存在。

大自然给了我第一次生命，中国共产党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我是怎样利用这有限的生命的呢？这部日记可以为我说明，为我印证，为我沟通人与人之间的了解。

我从高级小学起，就开始记日记。可是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前，我的日记曾遭受过两次浩劫：第一次是“七·七”事变，抗战爆发后，我从上海到河北省深泽县去找我爱人马建民时，我的怀里还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，途遇敌人对南京的大轰炸，母女俩在投弹如雨的情况下几乎丧生。为躲避轰炸，我不敢再等待托运的行李到达（里边有我放在箱子里的许多本日记），就急匆匆地抱着孩子北上。于是，日记和年轻时的许多照片全部丢失。

在硝烟弥漫的八年抗战中，在冀中平原的战斗中，在地道里，我又写起了日记。日记里充满了虽然幼稚、但却热爱祖国的情愫；也记录了我当时作为一名妇女工作干部、新闻工作干部和一名战士的许多艰苦、危险而又生气勃勃的战斗生活。我挚爱那种生活，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是小星最明亮的时刻。

可是，当敌人扫荡频繁或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必须轻装时，我不得不把这些心爱的日记坚壁或存放在老乡家里。但在敌人三光（烧光、杀光、抢光）政策的残酷环境中，这些日记有的被老乡烧掉；有的被埋藏在地下腐烂了；有的也许被敌人搜走

了——总之，日记又被全部毁掉！

多少次，我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觅过这些日记。但它已消失在渺茫的尘寰中，再无踪影。为此，我曾无限怅惘，无限追恋，也无限痛心。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我那青年时代最清晰的足迹了！

日记虽然一再丢失，但并未中辍我对写日记的爱好与习惯。一九四五年后，我用粗糙的本子又继续写起日记（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时断时续）。直到一九六六年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在那不忍回忆的可怕日子里，我才几乎完全停止写日记。而且为保存已写成的八本日记，我像富翁保存珍宝那样，想尽各种办法把它们保存下来——我用尽心机，对其他书籍、衣物不甚注意，唯独对我这八本日记（还有《青春之歌》的手稿）十分担心，怕它再遭魔劫。我珍重仔细地把这些日记本用尼龙绸纱巾包上，再用塑料布裹好。先是放在家中最隐蔽的地方。但是，不放心，怕抄家，又存放在一个朋友家中的可靠地方，也仍然时时担心，放心不下。这时，建民的侄女妙然从深泽县老家来看望我们。我又把这命根子般的八本日记交给妙然，委托这姑娘带回农村，千叮咛，万嘱咐，不管放在炕洞里，还是其它隐蔽可靠的地方，务必要把这些日记保存好。

“四人帮”倒台后，妙然很快来到北京。她果然不负所托，把一包袱日记，璧还了我。彼时，我抱着那劫后余生的包袱，喜泪忍不住簌簌落下。就这样，三十岁以前的日记虽然全部丢失，而立之年以后的日记，总算大部分保存下来了。

“文革”后，岁月太平，我被写长篇小说煎熬得精疲力尽，挤不出时间来写日记，连这八本日记也被我放在箱子的角落里冷落起来。

一九八二年，我在广州。《随笔》的编辑同志向我索稿，问

我有没有随笔之类的作品给他们。我忽然想起躺在箱角里的日记。于是，我说我倒是有些过去的日记，但不知它们有否发表的价值。等我回到北京，找出来看一看，再决定。

同年夏天，我回到北京家中，找出了这八本日记，粗粗地看了一遍，在往事缭绕感慨万端中，心里矛盾起来了：拿出来吧，多年疾病缠身，有许多内容，都是写病中的疾苦与烦恼；而在身体好些的时候，又忙于工作，忙于写作，多半没有时间记日记。只有当我病得没法工作时，我才拿起日记本，向它倾诉自己不能工作的苦恼；也抒发了不少“小资”情调的忧伤。有那么些年，我的病也真来得个多，病魔长年累月地袭击着我，折磨着我，使我渴望前进的心，一次次地受挫。由失望——对自己前途的失望变成了沮丧与悲伤。因此，有些日记多为表露此种心情的自白。似这般内容的东西拿得出去吗？它对读者能起什么作用呢？……继而又想，不能光看这一面，人要客观地对待自己的存在。我还有另一面呢！这就是：我是个受党多年培养教育的共产党员，从我信仰共产主义的那一天起，就渴望为党工作，渴望为祖国和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。难道因为“完人”离我尚远，便可以忽视这些么？不正是这些意志和理想、情操与毅力给了我巨大的力量，使我冲破了家庭、爱情、疾病、孩子以及习惯势力与社会舆论的压力，毅然投身到党的怀抱，投身于战争的烈火中，投身于各种革命活动，努力争取多做些工作、多写点作品么？小说《青春之歌》不就是我在各种疾病缠身的情况下，咬紧牙关，克服了重重困难、阻力而写成的么？当时，我正患着多种疾病：严重的关节炎使我不能久坐，不能多走路；摘除卵巢、子宫后，由于缺乏内分泌而引起的严重头痛、失眠，甚至有时哭笑无常、神经失去了控制。再加上心脏病、高血压等等毛病，使我整日奄奄一息，变得毫

无生气。是党又一次给了我勇气和力量，保尔·柯察金的形象也给了我与疾病斗争的巨大鼓舞。于是一九五一年后的一两年内，我经常躺在床上，用块小垫板垫着稿纸，一字一句，终于战胜了病魔的纠缠，写成了《青春之歌》。

人生中可怕的事是很多的。但最可怕的是，失去理想，失去意志，失去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勇气。这是人类最可怕的敌人，是生活中最大的悲剧。可是我从这重重蛛网般的包围中冲了出来，疾病被我狠狠地甩到了身后……

我的勇气不是天生的。我曾是默默无闻、无光无色的小石子，我怯懦过、软弱过。我的勇气来自于对人民、对党的责任感；来自于长年累月与困难作斗争的磨练。逆境往往是使人成长、使人有所作为的产婆。

于是，我决定拿出我的日记，叫它来接受群众的检验与考核（它就是一些读者读到过的，一九八五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《自白——我的日记》）。

日记的价值是真实，这是它存在的关键。当我开始写这部日记的一九四五年，正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紧张时期，也正是我哺育几个月的小女儿豁然，被家庭、孩子和艰苦的物质生活弄得异常狼狈的时期。时常只有在孩子熟睡了，家务活或工作空隙的时候，才能匆匆地写上几句心里话，发泄一下有时欢乐、有时悒郁的心情。其中一些不健康的情绪就是在解放后也还时有流露。

有人会奇怪地问：“你不是个经过战争洗礼的共产党员么？你这个人的性格不是也还开朗么？怎么在日记中还时常流露出那些小布尔乔亚的东西呢？……”这个问题问得对，提得好！回顾以往，我是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蹒跚前进的。我曾经有过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与情感——多愁善感，而又残留

着个人英雄主义。这些意识与情感，迎着革命的洪流，才使我身上的泥垢逐渐被冲淡。但它并未根除。我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，我仍然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，也同样有正确与错误的各个侧面。只是随着时代的前进，生活的磨练、陶冶，我才逐渐成长起来。直到今天我仍然需要不断地自我斗争，不断地改造、前进……

不管我有多少缺点毛病，但日记中的“我”是个真实的人，是个没有矫揉造作、没有乔装打扮的人。

我的日记除了不健康的，也还有些不大正确的东西。其中除了紧跟各种今天看来也许是不正确的运动，还有一些是自以为是、对一些艺术作品乱发议论的狂言。当然，我不认为我毫无水平、发的议论一无可取。但尽管错了，我也不愿完全删去——我想保留我那时思想艺术观点的真貌，以便追寻往昔思考的足迹。这一点，只有恳请被我议论的作者，原谅我的坦率与无知，或者给予指正、批评。

人生的悲剧，个人的命运是各式各样的。我的一生是幸而又不幸的。也许我对生活过于苛求、过于奢望？也许我对人生过于天真、过于执著？于是常有苦果咽入我微甘的喉咙里，常有眼泪流在我微笑的脸颊上。我的身上总像扛着千斤重担，使我长年累月惶惶然、惴惴然。因为我希望自己的一生是饱满的、没有可遗憾的。然而，幻想代替不了现实。我的一生为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，这就是我的日记中常常流露出烦闷与苦恼的由来。不管它是错是对、是好是坏，我都愿披露给读者，不论是谴责，还是理解，我都会欣慰地接受。

总之，发表日记，是为了把我的心交给读者，使读者看到一颗真诚的心。因为我相信读者会原谅我的天真、幼稚与肤浅……这日记里有不少是喋喋不休、重复无用的话，但我想，人